

【許烺光著作集】

8

家元

日本的真髓

于嘉雲譯

國立編譯館主譯

元 家

日本的真髓

于 嘉 雲 譯

國立編譯館主譯



台北 南天書局 發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家元：日本的真髓／許烺光著；于嘉雲譯。--

初版。--臺北市：南天，民 89

面；公分。--（許烺光著作集：8）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638-558-X（精裝）

1. 社會結構—日本 2. 社會關係

546

89014894

許烺光著作集 8

家元：日本的真髓

新台幣360元

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初版一刷

譯者：于嘉雲

主譯者：國立編譯館

發行人：魏德文

出版者：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網址 <http://www.smcbook.com.tw>

電子郵件 E-mail: weitw@smcbook.com.tw

☎(886-2) 2362-0190 Fax: (886-2) 2362-3834

郵政劃撥：01080538 號（南天書局帳戶）

印刷廠：國順印刷有限公司

中文國際版
翻印必究

ISBN 957-638-558-X

許烺光著作集

8

家元：日本的真髓

《許烺光著作集》中文版代序

今天《許烺光著作集》之得以問世，可以說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也可以說是很多因緣際會把國內外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許多專家學者聯合起來共同完成的結晶。

面對這份成果，對於原著者自然有份難以言喻的深刻感受。首先允許我代表原著者烺光向每一位致力參與這部著作集工作的人士，獻上最誠摯的謝意。

記得早在1984年時，烺光的學生也是好友美國舊金山大學畢業的教育博士徐隆德先生，是透過台灣國立編譯館及巨流出版社的贊助下，第一位將烺光的經典之作《中國人與美國人》(*Americans and Chinese*)翻譯為中文的成功譯述家。由於這本中文譯本的廣泛流傳，引起了台灣、香港與中國大陸從事社會人文科學研究人士的注意與興趣，並被海內外多所高等學府採用為教科書或輔助教材。

到了1991年，由於台灣大學余伯泉博士、尹建中博士、黃光國博士、孫中興博士與中央研究院的許木柱博士、張瑞德博士、單德興博士、王國璋博士及雲南大學王芃小姐等人的觸機與腦力激盪，決議續邀在美的徐隆德博士共組《許烺光著作集》翻譯委員會，由徐博士任總召集人，就近在美與烺光聯絡並徵求同意，將烺光前後發表出版的一百多種英文原著書籍與期刊文章予以整理，挑選其中精華翻譯成中文，以期對他的學術理論有一個客觀、全面性的介紹。這種構想經與台灣國立編譯館磋商，立即獲得趙麗雲館長的贊同，而使得這個在中

國譯述界的巨大學術工程，得以在次年正式展開。因此，國立編譯館在《許烺光著作集》的整個作業籌劃過程資助甚大，我相信烺光對國立編譯館與趙館長的感激是無盡的。

目前許氏著作集已選定《祖蔭下》(*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驅逐搗蛋者：魔法、科學與文化》(*Exorcising the Trouble Makers: Magic, Science and Culture*)、《氏族、種姓與社團》(*Clan, Caste and Club*)、《文化人類學新論》(*The Study of Literate Civilizations*)、《美國夢的挑戰：在美國的華人》(*The Challenge of the American Dream: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家元：日本的真髓》(*Iemoto: The Heart of Japan*)及《徹底的個人主義的再思考：心理人類學論文集》(*Rugged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Essays in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等書成為主要翻譯對象，再加上由烺光口述、徐隆德博士紀錄整理的中英文版《邊緣人：許烺光回憶錄》(*My Life as a Marginal Man: Autobiographical Discussions with Francis L. K. Hsu*)，均已決定全部委託品質嚴謹著稱的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負責陸續出版發行，相信必能獲得廣大讀者的肯定。在此特別感謝南天書局魏德文社長與編輯部全體工作同仁的悉心努力。

在烺光的著作集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回憶錄》的出版，因為過去他的書全部是由外國出版商負責排印發行，而這次他存心將一生最重要的回顧指定交給國內出版商負責，並發行至英文世界，也算是一種葉落歸根的回饋心情。該《回憶錄》相當於烺光的自傳，是他在病中兩年用英文口述，由徐隆德博士陸續記錄、整理、翻譯，並經過我和兩位女兒思華、儀南親自校訂，內容並收集了烺光過去在英國留學倫敦經濟學院時期，向國內《西風雜誌》的定期中文投稿，反映了當時一位海外中國留學生在抗戰期間在國外的內心感受，五十年之後重溫舊事相當有意義。

近年來烺光身體多病，但在病中獲悉他的著作集仍將順利出版，令人雀躍。我願在此再度代表烺光向每一位參與著作集的工作人士獻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

許董一男

1996年5月27日

美國加州磨坊谷寓所

〔編註：國立編譯館前館長趙麗雲於1997年7月離職。許烺光院士於1999年12月15日在加州逝世，享年90歲〕

《許烺光著作集》移轉經過與特色

許烺光先生於1977年獲選美國人類學會會長，係社會科學界直至目前唯一當選過會長的海外華人。然而其著作幾乎皆以英文撰寫，只有少數譯為中文，因此華文世界無法完整地理解其著作。

1991年我在台大法學院「社會心理學」的課堂上，採用許氏 *Americans & Chinese* 的中文版作為討論台灣社會心理結構的起點，無意間發現英文版與中文版之間有相當的出入。仔細追索的結果，發現因為政治戒嚴因素，該書在台灣出版時，凡涉及政治與性等敏感部分遭到刪改達100處以上。

1992年10月25日我寫信到舊金山給該書譯者徐隆德博士，並順便建議許烺光先生是否願意捐贈其系列著作之版權，立下海外學人關懷鄉土的典範。11月14日徐隆德先生回國，表示許院士欣然同意捐贈。我立即將此事告知國立編譯館前館長趙麗雲。11月27日國立編譯館很快地回函表示願意支持。

許氏的著作不僅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而且依據我過去的經驗，可以廣泛而有效地應用在企業管理、教育改革、臨床輔導及醫院社會工作等等實踐課題。事實上，除了《許烺光著作集》之外，康德全集、韋伯全集、弗洛伊德全集以及科技翻譯等等皆是學術上極其重要、又能廣泛應用在當前台灣甚至大陸所遭遇的重大而基本的問題上。至盼各界能更有效地推動與鼓勵類似的知識移轉與生根工作，以協助中文世界成員克服進一步發展所面臨的瓶頸與困難。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Chinese」這個詞在許烺光著作中，大都是指文化上的Chinese，而非政治上的Chinese。但近年來；基於政治

因素，導致「中國人」一詞具有特定的政治意涵。因此，必須說明的是本著作集中，凡譯為「中國人」者主要是指「文化上的中國人」，並不涉特定的政治意涵。本著作集的 *Americans & Chinese* 一書（編號第四冊），也為了貼近原著的文化意涵，而改譯為「美國人與華人」。

余伯泉

2000年8月1日修訂

序

日本與其餘低度開發的世界——尤其是中國——相比，爲什麼從1860年代起對西洋的挑戰反應這麼良好呢？爲什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面潰敗後復興得這麼快呢？本書對其理由提出了非經濟學的解釋。

我們是從以下的想定著眼的，即就或然率的意義而言，人類行爲一個極重要的決定因素，就是人與其同胞關係的性質，而不是他所處的地理情境、個人的夢想及能力、物質享受的水平等等。用個陳腐的說法來說，即「人不單靠麵包過活」。除了獲取生存的必需品外，每個地方的人都費盡心力「來與張三李四看齊」。不過他想看齊的這「張三李四」並不是不認識的人，而是社會學家所說的他的參考團體的成員。

例如很多美國黑人對他們的命運不滿，即使他們的生活水平其實比印度鄉民還高。爲什麼呢？因爲他們並不把自己跟印度人或其他遙遠的民族相比。決定他們快樂與否的因素在於跟身邊的美國白人相比。在我們的商業界，大亨們絕無可能把手上的幾百萬美元花光，可是他們還是把自己逼得早進墳墓或得看精神科醫生。爲什麼呢？因爲當別的大亨正在累積更大財富時，他們也不能鬆懈。有位這樣的百萬富翁就坦白地告訴過我，說他好像老在給自己打分數。我們自立能力特強的青少年受不了跟同學太不一樣。有位這樣的青少年就坦白地告訴爸爸他必須穿白襪子，因爲全班同學都穿。他埋怨道：「如果我穿得跟大家不一樣，又怎能引起別人注意呢？」

換言之，人類行為的一個主要決定因素不只是一般的人類關係，而是一個個人做為其部份的人類關係的網絡，而且是個他極重視的網絡。

除了孤兒以外，對大多數的人類而言，人生的第一個網絡就是親子的三位體(triad)。人類關係的最終網絡就是部落或國家的疆界。那疆界通常以不同的語言、風俗、法律之類來劃分，須獲得允許才能出入。

我們的主要興趣所在是出現在一端是親子組成的初級親屬組織及另一端是部落或國家疆界之間的次級集團。我們企圖回答的問題順著兩條路線進行。哪種次級團體似乎跟哪種親子紐帶的基本模式關聯呢？把問題換種方式來問的話，即在親子的配列中有沒有任何內在因素會導致其產物去尋求（或對）某種次級集團（覺得最自在）呢？

我們問的另一種問題在於一社會的典型次級集團的本質了，以及其成員彼此關聯起來的典型方式。這兩個現象如何聯結起來呢？我們一旦決定了一社會的次級集團的典型類別後，那麼我們對該社會的成員在這種集團內外彼此關聯的方式上能說什麼呢？而這些模式長此以往如何影響社會的維持與變形呢？

這些屬於我們在《氏族、種姓與社團》(Hsu 1963)一書中處理過的重要問題。在那本書裡我們說明了氏族、種姓、與俱樂部如何分別在中國、印度、與美國社會中成為最重要的次級集團，並說明了這些典型的次級集團，每個如何植根於親屬中的某特定類型的網優位(dyadic dominance)。氏族與父子優位關聯；種姓與母子優位關聯；俱樂部則與夫妻優位關聯。我們也能例證這三個民族在其各自的次級集團範圍內的與別人的關係，也是他們與外人關聯方式的特徵。用最簡單的話來說，中國人傾向於用親屬關係來看待朋友，美國人則傾向於把朋友當生意伙伴，而印度人則傾向於把人類互動按照地位差異來

看。在這三個社會與文化中，親屬、次級集團、與行為特徵都有跡可循。

不像中國人、印度人、和美國人是三個迥異的親屬體系的產物，日本人與中國人共有同樣的父子優位的親屬體系。但單嗣繼承（一子繼承）和母子亞優位（參見第八章）與使日本人有別於中國人的若干行為特徵相關。日本人的家（*ie*，戶[household]）與中國人的家（home）不同。沒有親屬關係或婚姻關係的人可以變成日本的家的成員，這在中國的家是前所未聞的。

當我們比較日本的同族和中國的族時，兩個社會的區別就更顯著了。中國的族是個真正的氏族(clan)，是個擴展的父系親屬集團，其成員號稱共祖。相形之下同族是種法人團體(corporation)，由本家和幾個分家組成。分家絕對屈從於本家，然而某些分家或其成員可能與本家的成員沒有血親或姻親的關係。另一方面，即使分家與本家有親屬紐帶的關係，可是當分家或其任何成員搬走以後，就不再是同族的一部份了。

在日本社會最獨特的次級集團就是*iemoto*了，它在中國或別的地方都沒有對等物。日本人通常把*iemoto*一詞用兩個漢字來寫：「家」（在中日兩個語言中都是家庭或家族的意思）與「元」（原來或根的意思）。「家族之根」的綜合效果指出了這個既重要又獨特的次級集團的本質。基本上它是個包含了某種技藝的師傅及其門徒的組織，這些技藝如製陶術、插花、書法、柔道、歌謠……等等。這種團體叫做家元，而家元的師傅就是他的家元的家元長(*Iemoto of his iemoto*)。在最誇張的形式下，它可以是個有百萬以上成員的龐大的金字塔組織。在金字塔頂是大家元長或他的繼承人，以及最直接的弟子。這是家元之長。填入金字塔的就是一組一組的門徒，每組以一位師傅及其弟子為中心，形成一個分家元，接著是第三代門徒及其弟子的集合，

每組形成一個第三代的家元，諸如此類。

有幾個理由使我們把家元當做日本最重要與最典型的次級集團。第一、家元在日本都市最普遍，而今天日本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口住在都市裡。第二、家元與同族不同，不受土地的羈絆；因此可以擴張得很龐大，而且可以基於越來越多變異的目標，適合越來越複雜的現代社會與文化。第三、這是關鍵，家元無論大小都不只是一個組織。它代表了一種生活方式，是個日本男女在其中看自己以及看周遭世界如何組織起來的一個結構，是解決問題之鑰，而且是如何對付內憂外患的藍圖。家元告訴我們日本人怎麼彼此關聯，以及他們如何與非日本人的整個世界關聯。家元模式甚至盛行於不叫那個名字的次級團體，無論是簡單的車間或巨型工廠，是發放福利金的官廳或教導最新理論和技術的摩登大學，是行古怪儀式的古刹或被人指控具有極權傾向的好鬥的新興宗教。我們覺得家元型的人類關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以及尤其是戰後日本成功的基礎。因此本分析的題目叫做《家元：日本的真髓》。

在這個探討的全程中，我們把日本的發展拿來與美國及中國可供類比的情境做對比。但本書中所說的中國是1949年共產黨革命前的中國。

十九、二十世紀西洋的挑戰，在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歷史上，都導致了波濤洶湧的新的一章。從第五世紀到第十二世紀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導入，當然對日本的早期發展極重要，但中國人並未在實際上侵入日本，是日本人既自動又狂熱地把中國文化帶回祖國的。這並不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情況，那時這兩個亞洲國家的獨立都受到威脅。兩個民族面對的選擇是很清楚的：要不把國防自強起來，要不就接受被西洋支配的命運。

本書主張日本之所以對西洋的挑戰反應那麼良好、那麼迅速，多

虧她的最重要的次級集團，它有時採取了同族的形態，但更常採取家元的形態，而家元式的人際關係模式促使她能適應於現代工業化與民族主義的要求。其實家元和家元模式對工業系統的成長與維持提供了西洋社會無以匹敵的順利。從傳統日本到現代日本的過渡，與基本的社會變遷無涉，對大多數人而言，無需很大的心理文化上的重新定向。

中國的情況就很不同了。她最重要的次級集團是族，最典型的人們彼此關聯的模式是親屬模式。族與親屬式的人際關係模式對現代工業化和民族主義根本機能障礙。因此從傳統中國邁向現代中國的過渡，涉及了社會結構上的變遷和心理文化上的重新定向；這些問題太複雜了，無法在一本以日本為主的書裡適當地討論。中國如何先透過國民革命再透過共黨革命對西洋及日本的挑戰做出反應，將是下一本書的主題，書名暫定為《新中國的生活》。

許烺光

於伊利諾州艾文斯頓

緬 懷

保羅・菲糾斯(*Paul Fejos*)

他的友誼及鼓勵使我獲益良多

謝 詞

我在日本的那年（1964—1965年）是靠故里蘭院長(Dean Simeon E. Leland)領導下的西北大學文理學院所管理的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Corporation)，以及紐約的溫納格蘭人類學研究基金會(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贊助的經費才得以成行。完成本書書稿所需秘書工作與研究的支援則由西北大學社會際研究會以及〔美國〕國立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生物醫藥科學研究補助第FR7028-05號提供。本書的一個較早且較短的版本，題名〈日本的親屬與家元〉(“Japanese Kinship and Iemoto”), 承蒙濱口惠俊和作田啓一兩位教授譯成日文，並做為拙作《氏族、種姓與社團》(*Clan, Caste and Club*)一書的日譯本的一部份出版，日譯本最後題目為《比較文明社會論》(東京：培風館，1971年)。幫我使本書得以成書的人數甚夥。我有虧太多朋友與同僚學者在田野的幫助或做建設性的批評，因此不可能在這裡把他們的大名一一列出。不過我特別想感謝可敬的斯泰格邁厄(John L. Stegmaier)、巴爾內特(John R. Barnett)、近藤瀧(Taki Kondo)、磯野慶三(Keizo Isono)、平井彰子(Akiko Hirai)、谷崎哲夫(Tetsuo Tanisaki)、末永均(Hitoshi Suenaga)、奧山邊郎(Hero Okuyama)、湯瑪斯·若稜(Thomas Rohlen)諸先生女士，以及吉田禎吾、作田啓一、川島武宜、諾曼·孫(Norman Sun)、眞成宏(Hiroshi Mannari)、芳賀淳(Jun Haga)、加藤正明等教授。濱口惠俊教授與我的工作特別有關，〔他的意見〕已經納入本書。他與我在日本和檀香山做了多次當面討

論；在檀香山時，我倆都是東西文化中心的高級專家。他也讀完本書的定稿，提供了種種寶貴意見。本坦夫人(Mrs. Marjorie Benton)幫我起了本書的書名。巴斯奎(Frank Pasquale)閱讀了校樣並編好索引。最後還有內子一男幫我在田野搜集了許多相關材料。她總是給我各種支持與鼓勵。

許娘光